

天然林保护系列宣传（二十八）

厉害！鸟类 307 种！乔灌木 280 种！

北京这个公园生物真多

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政府网 <http://www.forestry.gov.cn/2021-10-06> 来源：《瞭望东方周刊》

北京进行了多年绿化建设，城市“绿起来”的同时，大家逐渐意识到，绿地还需要“活起来”。



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，百亩葵花园小葵初放，品种多花色新奇，是赏花拍照的好去处。

“呀！黄花狸藻！”谭羚迪看着近岸处豆粒大小的黄花，兴奋不已，拿出手机一气连拍，“以前很少在城市湿地看到这种植物。”一只既像蜻蜓又似蝴蝶的昆虫飞过，她又轻嚷起来：“黑丽翅蜻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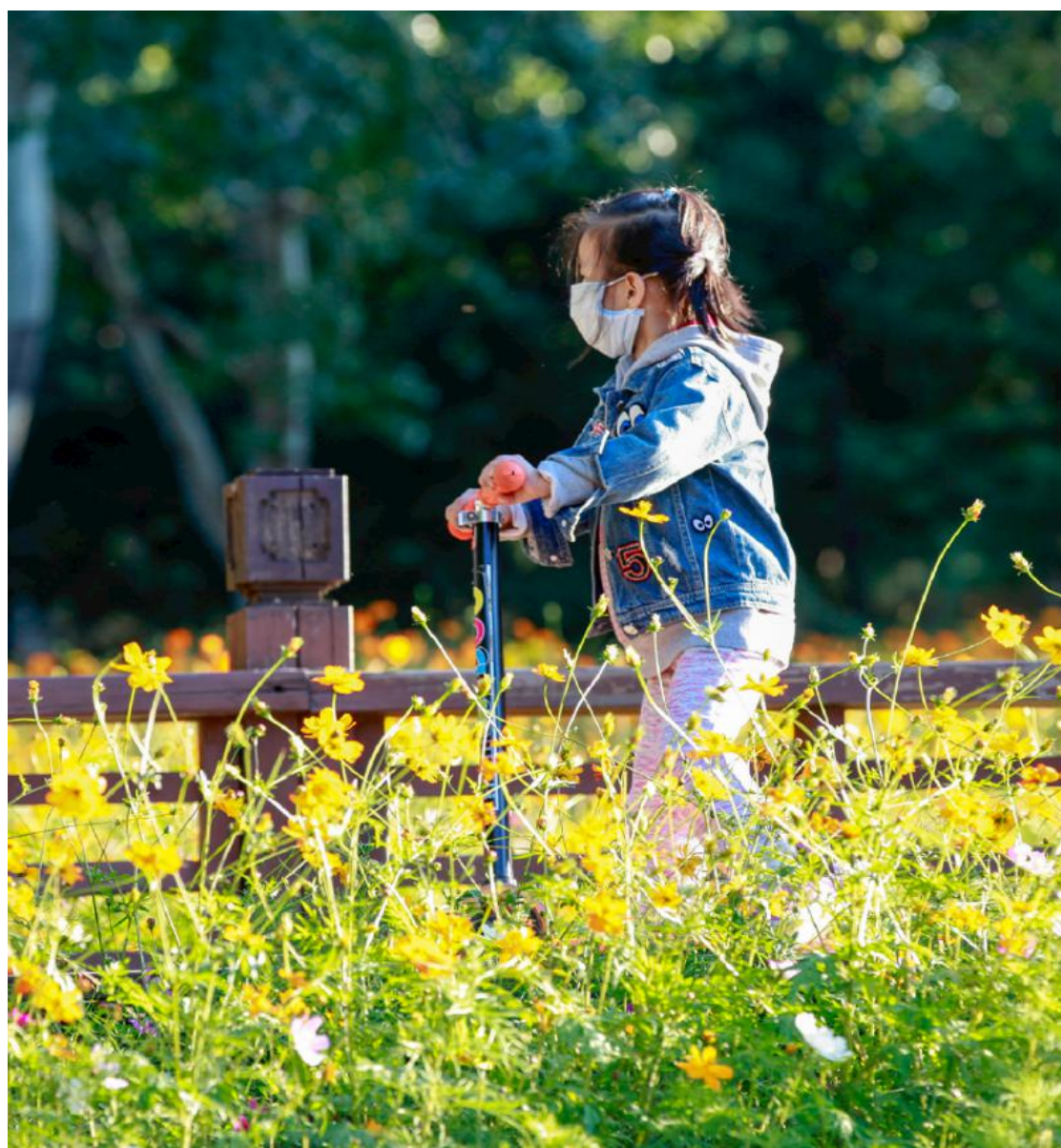
一旁，王军被睡莲丛里探出头的一只绿头鸭吸引，它憨憨萌萌自在玩水，对两米远外的人们动静毫不在意，一副“我是主人我怕谁”的神情。王军念叨，睡莲密了点，明年春天该清理了。

水面下游来几条细长的小鱼儿，身体呈半透明色，眼睛极亮。谭羚迪当起解说员：“这是青鳉，它们吃浮在水面上的食物，眼球总朝上看，人从上往下看时，就会觉得它的眼睛特别明亮。”

王军感慨：“这么小的地盘里，俨然一个大世界。”

53岁的王军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园林工程部主任，29岁的谭羚迪是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。2019年，两人因一个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项目结缘，共同推动、见证了这座园子里的诸多变化。

绿地“活起来”



北京奥森公园百亩波斯菊花开正艳，形成色彩缤纷的美丽花海，让前来游玩的孩子们仿佛置身于童话世界。

项目名字叫“自然北京”，全称为“北京城市生物多样性恢复与公众自然教育示范”，是北京市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拳头项目，建设代表性示范区是其中的重要板块。

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是该项目的参与方之一。这是一家中国本土的民间自然保护机构，成立于2007年，致力于推动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进程和主流化，创始人为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吕植。

全市被选为示范区的共有8处：奥林匹克森林公园、天坛公园、圆明园、城市绿心、温榆河、百花山、京西林场和野鸭湖。它们覆盖范围从市中心到城郊区，包括城区、山区、平原和湿地4种类型。目的是在这些区域进行调查分析，开展生物多样性提升改造工程，为同类型地区的多样性恢复提供样板。

北京进行了多年的绿化建设，在城市“绿起来”的同时，大家逐渐意识到，绿地还需要“活起来”——需要更丰富的动植物，让生物链更完整，能量才能流动起来，充满活力。

在王军看来，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能成为示范区的原因是“这是北京最大的城市生态园林”——被钢筋水泥包围，离市民很近；生态系统由人为打造，湖为人工开挖，山由挖湖的土堆成，灌溉、补水均为再生水；相比市内小公园，这里面积够大，足以施展拳脚。

谭羚迪自小喜爱动植物。2009年，她从福建考入北京大学就读时，曾第一时间前往慕名已久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观游览，重点是看植物和鸟。十年后，有机会深度参与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生物多样性示范建设，她甚为雀跃。

“那会儿没觉得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有多特别，刚开园一年，感觉还没长开。”谭羚迪说，“这几年变化非常大，和别的城市公园比起来，生物多样性确实更丰富。”

王军是北京人，2006 年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建设之初便进驻于此，对公园十多年来的建设和演变过程了然于胸，“我也很喜欢动物，但真正系统地接触、学习生物多样性相关内容，比如本杰士堆、生机岛、动植物生境等概念，还真是因为示范区建设”。

王军介绍，截至目前，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内观测到的鸟类达 307 种，占全市鸟类数量的一半以上，另有乔灌木 280 种、地被植物和水生植物百余种。其中不乏北京市重点保护动植物。

采访当日，自然之友野鸟会的成员慧东也在现场，她颇为骄傲地告诉本刊记者，在这里发现了世界极危昆虫低斑蜻，“濒危等级比大熊猫还高两级”。

芦苇割不割

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在给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出具的提升改造建议书中，列举了多条具体措施，比如枯落物的处理、灌丛驿站打造、湿地植被管理等。其中，“轮割芦苇”一项，不论过程还是成效，都令王军和谭羚迪津津乐道。

园内有两大片芦苇区，面积共达 8 公顷，是备受欢迎的拍照打卡地。芦苇耐盐、耐涝、抗倒伏，能净化水质，兼具很好的观赏性，是营造湿地生境最常见的挺水植物。

枯黄的芦苇易燃，芦苇丛一旦着火，会迅速形成火海。北京冬季干燥，防火是市内公园须考虑的重中之重。奥林匹克中心区是北京“门脸”地带，要求更为严格。王军说，北京市对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要求是“园内不得冒烟”。

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以往的做法是，待冬季芦苇完全枯干之后，一次性割除。结果是园方收到来自各方的建议乃至投诉：很多鸟类依赖芦苇丛筑巢繁殖或者越冬，全部割除对它们影响太大了。

因为示范区建设项目，谭羚迪团队和王军团队得以面对面沟通，从各自角度列举芦苇割与不割的利与害，并最终达成解决方案——分三次轮割：

11月底，在与道路相接之处，割除一圈5米-6米宽的芦苇，形成防火带。中间位置的则保留，既保持景观，小鸟也可以温暖过冬；

次年3月底，在新芦苇长出来之前，将剩余旧芦苇割除。此时，夏季利用芦苇筑巢繁殖的鸟类还未到达，这是一个空窗期。必须割除的原因是，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水为再生水，芦苇在净化水质时吸收、涵养了大量氮磷等物质，割除有利于保持水质；

“五一”之前，新芦苇出水，长势已见雏形，此时再针对性地割掉一部分。原因是芦苇生长能力强，易侵占其他湿地植物的空间，需进行人为控制。

待6月-7月，夏季鸟儿大量筑巢繁殖时，新芦苇已经长得郁郁葱葱，正是它们理想的家园。

其实，还有一个小岛上的芦苇拥有特殊待遇——全年不割，任其自我演替，这是为极少数有需求的鸟类保留的空间。2020年的观测显示，珍稀鸟类、被誉为“鸟中大熊猫”的震旦鸦雀在岛上过冬，令众人欢欣不已。

“之前大家的出发点不同，不能说谁对谁错。但终极目的是一致的。”王军说，她很庆幸这个项目得到谭羚迪团队专业生态知识的支持，最终形成令各方都满意的方案。“不然，我们哪知道哪些小鸟是几月份繁殖呢？”

说这话的时候，她看向那一大片芦苇荡，几只小鸭子在木栈道上一扭一扭地走过来，十多只背着剪刀尾的家燕从空中掠过，苇丛深处传来“布谷布谷”和“呱呱唧”的声音，王军说那是大杜鹃和东方大苇莺的叫声，它们正在上演自然界“鸠占鹊巢”的家庭伦理剧。

一碗水端平

“我现在要学会当端碗大师，水要端平，不能洒了。”王军打趣说，“这两年一直在跟小谭团队学习，不同的动植物都喜欢些什么，讨厌些什么。”

“精细化管理。”谭羚迪补充，“每一个环节都得考虑。”

对于这块湿地里的鸟儿，王军已经深知它们的喜好：鸳鸯喜欢在开阔水面畅游，苍鹭喜欢在浅滩嬉戏，东方大苇莺则喜欢在芦苇丛里筑巢觅食……

湿地建设之初，岸边种植了许多旱柳，多年自然演替下来，生长迅速的旱柳侵占滩涂面积，令依赖滩涂的鹭类、秧鸡类等水鸟颇为“闹心”。在谭羚迪团队的建议下，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清理了部分自然萌发的小旱柳。

“哪个都不能偏心，都要把日子过好。哪个过得差一点了，就得想办法给匀一匀。”王军说，“小心翼翼地维持多样性。”

在这个人工打造的园子里，需要尽量模仿、呈现并维护多种自然生态系统，如湖、山、河流、湿地、林地等，使适应不同生境的动植物都能愉快地找到安家之所，让各方取得某种平衡，王军说“这叫和谐”。

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，设置了几处本杰士堆。本杰士堆是北京进行生物多样性恢复的一个重要工具，是打造生物多样性保育小区的标配，至今全市已建设有 1400 余处。

它由从事动物园园林管理的赫尔曼·本杰士和海因里希·本杰士兄弟发明，故得名本杰士堆。具体做法是，在“V”形土坑上堆放石块和树枝，土坑内填充掺有蔓生植物种子的土壤。石块和树枝可为小型野生动物提供庇护所，增强安全感，还能保护植物的根不被啃食，持续为食草动物提供新鲜食物。

很多地方的本杰士堆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，红外相机拍到不同种类的小动物在此出没。但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里搭建的本杰士堆更像展示品——园里有足够多的自然灌丛堆，小动物们更愿意待在自然庇护所里。

用王军的话来说：“有白米饭吃，为啥要喝棒渣粥呢？”但设置仍有必要。因为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处于北京生态科普的前沿阵地，其本质上是城市公园，需要为人服务。这里一年的游客量超过1200万，和圆明园相当。王军将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视为“人和自然、人和生态之间的桥梁与纽带”。

市民来到这里，通过竖立的科普牌以及志愿者的讲解，可以了解本杰士堆的理念和作用，提升生态保护意识。

“对于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小动物们而言，也许不需要本杰士堆，但是人需要，它承载着科普、示范作用。”王军说，“在这里，人与自然之间也需要取得平衡——这是另一碗水，也得端平。”

公众引导

在这个空间里，人和自然产生大量交互，理念的激荡在所难免。

在一处木栈道旁，两个四五岁的小孩追赶几只绿头鸭玩耍，王军上前劝阻：“小朋友，不要追赶鸭子，远远地看着就可以了，离得太近，会吓到它们的。”

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，这样的对话经常上演。另一个类似的场景是投喂鸟类。

“投喂会打破鸟儿原有的生活节律，而且面包等食品一般含有盐分、防腐剂等，会加重动物肠胃负担，因此不鼓励这种行为。”王军解释。

此类行为并无主观恶意，这关乎市民整体生态理念的提升。

当然，也有不少场景令王军感欣慰。她曾带小学一年级1个班的小朋友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上自然课，孩子们趴在草地上，专注听她讲蒲公英如何从花朵变成种子、又撑着小伞飞走，兴奋不已。

王军说，以前大家逛公园，习惯性关注哪片桃花开得美、哪里的红叶漂亮，可以拍照留念，或者找块草坪，扎上帐篷休憩聊天，“其实，公园还可以这样沉浸式观察、欣赏、乐在其中——这是一种更高级的享受，我们有责任对公众进行引导”。

事实上，近年来北京的生态理念和实践的变化相当迅速。王军回忆，以前的公园讲究有整齐的草坪和漂亮的鲜花、树木，而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在设计之初，很多理念都走在北京公园建设的前列，如大量采用乡土树种，利用野生花卉组合、原生地被等，今日已被其他公园广泛采用。

现在，这里正在进行生物多样性示范区的建设，为同类型公园提供样板。王军听说，有的公园即将试行“10%自然带”：划出一块保护区，完全不被人为干预，令其自然演替。即便对她这位老园林人而言，也俨然是个新事物。

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里不得不提的一处所在是生态廊道。

北五环路将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分割为南北两园，一条长270米的生态桥架设在五环路上空，覆土深度达1.8米，种植大量乔灌木，为小型哺乳动物和昆虫搭建迁徙通道，保护公园的生物多样性。桥宽从61米到110米不等，中央设6米宽的道路，供行人和车辆通过。监测发现，刺猬、黄鼠狼等小型哺乳动物确实会利用这条生态廊道。

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生态修复处副处长朱建刚曾参与“自然北京”项目，他告诉本刊记者，在北京大力推行生态修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大背景下，园林绿化局正在密切关注“生态休闲廊道”理念，除应用在单个公园外，是否可以应用在城市建设中？将各主要绿色开放空

间用城市绿道或森林步道相连，不仅供人骑行、步行，也可以作为动物迁徙的通道，这将大大提高城市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连通性。

“要想生态系统真正‘活起来’，那么‘连起来’必不可少。”朱建刚介绍，在这方面，新加坡已经有成功实践，用园林绿化来带动整个城市的重新梳理与规划——当然，这需要多个部门之间统筹规划，不仅仅是园林绿化一个部门可以破解的题目。

王军说：“任何项目都有结束的一天，但不会结束的是理念和认知的进步，可以持续提升建设和管理水平。”（原题为《奥森公园实践》文 | 王剑英 编辑 高雪梅）